

編號：172

作品：影獸變

一、

凌晨兩點多，李霄悻悻然的走出酒吧，把自己灌得爛醉，他步伐歪斜地走向馬路對面的停車場。

過馬路的他被疾馳的車輛不斷按著喇叭，李霄大聲咒罵著向他按喇叭的駕駛。

「他媽的你們這些人，跟那個爛婊子一樣瞧不起我是不是！？」

「把我撞死，撞死了我好索命！哈哈」

終於停住叫囂的他，意識朦朧的憑印象在車群中找到了自己的車。

「這團是什麼？」

一團東西在他的擋風玻璃的雨刷上不安的動著。

「這是新型的罰單嗎？」

已經分不清楚現實的李霄將那團東西抓起，原本打算把東西扔在地上，忽然他停住了動作。

這團東西軟綿綿，有體溫，在他的掌心扭動著。

活的！？

李霄痛苦難耐地從床上起身，宿醉頭痛的他翻著抽屜找解酒藥。

他對昨晚喝醉後的事情完全沒印象，他的記憶只到被女友甩了後，仗著自己的酒量好，在酒吧裡連灌了好幾瓶的威士忌跟海尼根，一直喝到爛醉為止。出店門到連怎麼開車回家的經過卻都毫無記憶。

想到這裡他冷汗直冒，在心裡暗暗發誓：以後絕對不幹這蠢事。

一隻角鴞，正在窗旁的棲木上打盹。

不經意瞥見這景象的他，驚訝地轉頭瞪視。

什麼時候多了這東西？他努力地在腦海裡搜索著蛛絲馬跡。

昨晚他好像有抓了隻活的東西扔在車子裡。

那隻東西就是眼前的角鴞嗎？我是什麼時候有買了這桿人造棲木？

一直的努力思考，讓他剛好點的宿醉頭痛，又開始隱隱發作。他撫著額頭，走到棲木前，仔細打量著那隻角鴞。

一般來講，這種野生動物的警覺心都很強，稍微的風吹草動都可以驚醒牠們。但是他眼前的角鴞似乎在沉睡，一點都沒有發覺他的步伐。

這隻鴞的全身覆滿了黑褐色的羽毛，令李霄感到驚訝的是，有銀白色的光芒隱隱在羽毛纖維中閃爍著，就像是月光被織進了羽絨中。而牠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漲在頭部兩端似角的長羽，是迥異於全身黑褐羽毛的銀白色，在黑暗的室內熠熠發光。

「難道是新種??」

隔天他處理完工作後，翻遍了家裡所有的鳥類圖鑑，都找不出任何一種種類的描述是符合這隻霸著他家住下的角鴞模樣。

還有一點讓李霄非常想不通的是，撿到這隻角鴞的停車場附近，都是高聳的辦公大樓，沒有任何公園或是綠地，那這隻應該是剛離巢不久的小傢伙是打從哪裡來的？

李霄剛開始不想養這隻角鴞，一來角鴞是野生動物，又是法定的保育動物，養著牠總不好，二來對於工作不定的他，也很難有時間照顧這傢伙。

他望著空蕩的棲木，那隻角鴞又不見蹤影。似乎那隻鴞自己就會覓食，那就用不著他張羅飼料。

而且他的家可不是讓這隻鴉可以久待的地方，還是要把牠交給適當的中心安置檢查後，確定健康無虞再野放。

雖然李霄的理性思考是這麼打算著，但心裡總不時冒出個小小聲音說：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耶！你不是一直都很想養隻真正的漂亮角鴉！」

最後他還是通知了在野鳥協會的朋友來家裡接收這隻角鴉，但這角鴉可是機靈地，彷彿知道他心中的打算，讓李霄和他朋友三番兩次都撲空，就算李霄鍊住了牠，但是當他轉身開門時，那隻鴉竟然快速咬掉了鎖鏈，飛到窗外不見蹤影。當李霄向朋友頻頻道歉，送出門後，那隻鴉又彷彿無事的出現在棲木上打盹。

更讓李霄奇怪的是，他照下那角鴉的照片，洗出來都是曝光。這對身為業餘生態攝影師的他，是件應該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就是發生了。

最後他放棄了要將這隻鴉送走的念頭，牠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李霄的新室友。

「既然你那麼喜歡住這兒，」

李霄走到黑褐角鴉自言自語著。

「沒有名字怪怪的，就叫『銀耳』吧！」

## 二、

晨曦的柔光穿透掩住落地窗的白色亞麻窗簾，流瀉在室內檜木地板上，檜木特有的紅銅色光澤被映照的熠熠生輝。

原本緊閉的雙目，尙未刷上妝膏的素睫眨了幾下。

輕輕從身旁沉睡的年輕伴侶懷抱中起身，穎欣掀開被子伸了個懶腰，溫婉地將腳尖輕踏在地上，一襲絲質黑色睡袍順著她的起身，像涓瀑般沿著窈窕有致的身軀滑下，蓋住了她細白的腳踝，這個令許多男人著迷的「支點」。

像貓般的蹣步前進，她走向寢室的大落地窗，撥開麻布窗簾，輕柔地拉開落地窗，赤足走到外面的陽台。

穎欣微微眯起雙眼，遙望著遠方的翠綠山巒，林頂的葉浪翻滾在金色的晨霧中。在晨光的映照下，她長及到腰的秀髮也微微泛出檜木的紅銅色光澤。

這棟座落在山腰的別墅，現在完完全全屬於她的。

在一年前的私人派對上僅僅交談數分鐘，幾日後那個企業小開在這棟別墅，這間寢室裡的大床上貪婪地舔舐著她細白的雙踝。一個月後，這棟別墅被登記在她名下，爲了是要囚禁她的嬌柔身軀，獨占她的一切，將她隔絕在這棟黃金塔堡中。

穎欣還記得，跟那小開最後一次會面的情景。她正依著大理石柱欄，上面雕飾著巴洛克風格的紋路。雙手放在平滑、連綴成面的欄頂，享受著沁涼山風玩弄著她的髮絲。

「好香阿，妳喜歡把頭髮染成紅色阿？」

小開從她身後摟住腰，把臉埋進了濃密的長髮裡吸嗅著。

「喔，那是天生的……」

據說她的家族血脈中混入了些許荷蘭人的血統，不知道是曾曾曾曾曾祖母，還是更早之前的祖先是台荷混血兒，在那個遙遠的年代，歷史人物還鮮活躍動的年代。

混血兒的處境在那時不好過吧！？

她在大學歷史系的薰陶下，對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不寬容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過那位祖母還是強韌地努力活下來。諷刺的是，也許是靠著她那不受任何族群接納的異國美貌，才在文化夾縫裡找到可以呼吸的間隙，她的血統得以在繁

衍成簇的家族裡一直傳遞不息。

這渾然天成的紅銅髮色，只獨厚著女性子孫，不時出現在不同代的女孩身上，提醒著子孫，關於遙遠的那一代的艱辛。

在那最後一次的會面，小開仍然消去了蹤影，她也早已習以為常，不會去追蹤對方的軌跡，畢竟這裡終究只是個給疲倦旅人休憩的暫所。

她不會纏著小開給予一個名份，因為她看到了許多三角關係的慘狀，深深體認到僵硬的名份約束無法維持日漸貧乏的關係，不如好好享受當下情愛的滋潤，兩人都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不用浪費心力在爭取無用的名份上，情淡了就好聚好散。

這點對於名份的無執，讓她倍受小開寵愛。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她漸漸想要掙脫這個金色囚籠，不想單單做隻被觀賞的金絲雀。

在分別的一週後，穎欣坐在別墅大廳，從不斷重播的新聞中知悉了小開的下落：他和身懷六甲的妻子在南非的上空，飛機爆炸的火球中化成餘燼，那班機上的乘客沒有任何人倖免。

空難的原因還在迷團中，可是籠罩在她未來的迷霧已經被爆風吹開。

「那位祖母也曾經遇過這樣的事情嗎？」

當她重回校園，執起教鞭，爲了準備教材重新翻閱著以前讀書時所寫的家族史論文，她在心中泛起了這樣的疑問。

血統關係到身分的卑賤，從古到今皆是如此，現在即使已經進入號稱民主自由的社會，血統上的身分歧視仍然存在。在那位祖母的時代，她一個混血兒身份的女兒家，無法在族群間找到地位和尊重，所承受的包袱遠比現代更爲沉重吧。

也許曾經駐足青樓，或是進入土財主家當小妾？

「會悲傷嗎？爲了一個求生而『愛』的男人？」

她終究是無法得知祖母的心情。只是穎欣仍爲了情人的猝逝淚濕了幾晚的枕頭，並不是爲了哀悼逝去的摯愛，而是要冷卻殘留在心中的溫存記憶。

小開夫妻的公祭相當隆重，她沒去，清楚自己只是小開陰影世界的一小部分，既然人已逝，那這個陰影世界就不該再被人窺探。她僅僅冷然地看著電視螢幕上，許多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掛著哀悽的面具到現場致祭。

晨陽已經將瀰漫在林頂的霧氣驅散，她望進了寢室，看著仍在熟睡的伴侶，他的裸背展現出年輕男性的堅實肌理，靠近肩膀的地方有條淺紅長印。

是他征服了她，還是她讓他臣服？

這問題只是無聊的追究。追求情慾的纏繞，只是兩個寂寞的個體偶然邂逅，依著初萌的好感，蜷縮在小小爐前取暖，在無盡的下雪夜裡，舐著彼此的傷口。

生活還是要繼續過，沒有邊際的寂寞會讓人在漫漫歲月裡一直追尋著生命中銜石填海的精衛。

在小開逝世後沒多久，她在一次聯誼聚會中，遇到了互起共鳴的寂寞。在隔天晚上的約會，她迎入了這個年輕男體進到她的私密閨房。

她走進室內，再度躺回年輕伴侶的懷裡摩蹭著，伸出右手繞到他的裸背上輕溜溜地在突出的背脊上游走。

一睜開眼，他就看見穎欣的捉狹笑容，報復似地將她的頭壓在胸前，不讓她扭動掙脫。

他將臉埋進她的長髮裡吸嗅著髮香，一手捲弄著披散的髮尾。

「好香阿，妳喜歡把頭髮染成紅色阿？」

「喔，那是天生的……」

三、

「喀擦！喀擦！」

警方的鑑識人員忙著在現場拍照，蒐集證據。

距現場幾公尺遠的封鎖線外，幾名聞風而來的記者，正等著警方允許進入採訪。

「被吃的那麼慘……」

法醫、檢察官、警員查看這具屍體，一個年輕的警員看到屍體的慘況，不禁自語著。一個較資深的員警狠狠瞪著這個菜鳥，警告他不要亂講話，菜鳥警員看到前輩生氣，識相地噤聲。

屍體四周遍佈著凌亂的獸爪印，現場散佈著被撕咬過的內臟、腐肉，屍體的左大腿被撕開，完全不見腿肉，只剩下森白的腿骨。死者的臉被撕爛，無法辨識面容，披散在地上的棕色長髮已經跟頭皮分離。

「死者應該是女性，根據屍體的腐爛程度研判，已經死亡超過一週。致命傷是在咽喉，整個頸椎整個碎裂。胸部和腹部被外力撕開，裡頭的重要臟器全部都被掏出……」

一邊聽著法醫的判斷，年輕的檢察官環顧著現場。

這個地方是非常偏僻的山區，到處都是高大的原始林木，而且前天還下過雨，地面都非常泥濘。要不是有原住民獵人追獵物到這裡，恐怕這名死者就會一直曝屍荒野。

「會有可能是他殺嗎？」

「這還不能斷定，還要等進一步的化驗。」

「不過屍體被野獸吃成這樣……先比對最近的失蹤人口。」

「最新消息：在台東跟花蓮交界的原始林區裡，發現了一具死亡多時的女屍……警方在堪驗現場後初步研判，這名死者是被大型猛獸攻擊致死，身分還尙待調查……」

坐在沙發上的男子，關掉了電視，無力的倒臥在沙發上。

「發現了……終於被發現了……」

他突然爆出一陣得意大笑，臉上露出猙獰的微笑。

「嘻嘻嘻，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子……還真是有趣極了！」

伸出舌頭舔著嘴唇，男子回味著讓他全身鮮血沸騰的那一晚。

「不要！不要！不要過來！」

「救命阿！」

神情驚恐的女人，披頭散髮的在黑暗的森林裡被東西追趕著。

在她身後，一道黑影大步追著，不時低吼著，兩顆綠色的眼珠閃爍的對鮮血的渴望。

被眼前獵物悲慘的叫聲刺激著感官，這道黑影越來越興奮於這場獵殺遊戲。

那個時候的申公豹，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變了形，意識恍惚的他覺得全身充滿著力量。被體內的殺戮衝動支配著，他只想要破壞、殺掉、撕咬眼前這可恨的女人。

他撲上了那個女人，咬住她的咽喉。

聽到頸骨的碎裂聲，使他更加興奮。在他體內的東西完全被釋放出來，大口大口地吞掉他的理智。

申公豹模糊的知道「他」正在吃食這個女人，這個「他」不是他，可是他很享受這種快感，野性的快感，殺戮的快感。

一直到他真的完全清醒過來後，發覺自己已經躺在自家的陽台上，全身虛脫的他起身時還打了個飽嗝，他拖著沉重的身體進了浴室，看到鏡中的自己滿臉都是血漬。

原本只是想要談判的，怎麼會變成這樣。

他搗著臉滑坐在浴室的地板上。

誰叫那個女人竟然騙我！還厚臉皮談分手要錢！

那天的下午，滿心不甘的他開著車出門，在偏僻的產業道路上，看到了那女人的車拋錨在路上，那女人在車旁打著電話求助。

申公豹硬是將她拉上車，女人不肯接受申公豹的條件，一直用言語刺激他。申公豹的心裡起了殺機，他停在一片荒廢的果園旁，拖那女人下車，女人一直掙扎，讓他心裡一股東西，蠢蠢欲動的起來。申公豹只覺得全身燥熱，頭痛欲裂的他鬆開緊抓著女人的手。

看到女人逃向公路的背影，不想要讓事情曝光的他一直追著，一直追著，身體迅速的起了變化，女人回頭一瞄，申公豹的模樣讓她發出了驚恐的嚎叫。

那一晚，追進了原始林的他結束掉了那女人的性命。

在事發隔天，他憑著記憶找到了那處果園，將他的車子開回家。

那女人的家人，在女人毫無音訊地失去蹤影後，曾經氣急敗壞的上門討人。申公豹都虛以委蛇地敷衍過去。後來那些人去警局報了案，警員也找上了門盤問申公豹那天的行蹤，申公豹早就佈置好了那天的證明，讓警員無功而返。

「也許這幾天，那些人還會再來煩我，要怎麼辦好？」

仍然趴在沙發上的他，思考著要怎麼應付。

「那就再幹幾票！讓那些人去忙！」

申公豹經過那一晚神奇的變身經驗後，剛開始有點懼怕自己是不是異常，可是看到屍體被發現後，線索都指向是大型野獸所為，他的嫌疑自然地被排除，這種逃脫法網的慶幸歡愉，彷彿解開了他心中深處的一道鎖，讓被關在裡面的東西悄悄地探出頭來，激起他想要大膽實現長久的幻想，一直摸索著如何再變成那個模樣。

平常的他只能夠在電玩遊戲裡面拿槍殺人，看著電影想像自己是將被害人開腔破肚的兇手。在囉唆的老闆面前、在瞧不起他的朋友身旁，他只能夠將想要殺掉他們的念頭埋在心裡。

現在發現了自己的這項能力，申公豹沒有恐懼，反而非常的快樂：他終於可以作最想做的事情——

獵殺。

四、

甫下班回來的穎欣，脂粉未卸，呆愣地坐在床頭，看著電視螢幕仍然閃爍著節目畫面。

房間裡一片凌亂，似乎是有人匆忙收拾東西離開。

「真的走了……」

這不是闖空門的賊入侵，穎欣想到前幾晚吵架的情景，她的情人是趁她下班前偷溜回來，就把自己所有的東西打包搬走。

爭吵的原因是這樣的：她的年輕情人不知道從哪裡聽到穎欣跟學生交往的流言，醋勁大發。在穎欣下班後，臉色冰冷的他就坐在他倆同居的小公寓客廳裡，厲聲質問穎欣這件事情。

穎欣極力辯解那個流言是空穴來風，是有人故意中傷她。不過她的情人完全聽不進去，丟下幾句騷貨、賤女人，甩門出去，好幾天都沒有回來。

看到情人突然發這麼大的脾氣，穎欣心裡很委屈，很訝異平常很穩重、溫和的他突然發那麼大的脾氣，完全不聽她的解釋。

「怎麼總是這樣……」

穎欣搗著臉，縮在床頭啜泣著。

流言，中傷的流言，引爆的爭吵，這類似的情景，不斷在穎欣的這些年來的生命中重複出現。

在她的記憶中，在上大學之前，流言跟她是無緣的，那時的她個性開朗，人緣極好。但這些在她滿二十歲後，一切就變了。

二十歲的穎欣，個性還是原來的她，不過，她的桃花運開始火紅起來，吸引了許許多多的追求者，不管是好桃花還是爛桃花。穎欣並不是一個虛榮的人，剛開始對於這些桃花非常煩惱，會常常跟好友傾訴，可時間一久，有許多虛構的事情被編織出來，硬塞到穎欣跟她的朋友之間，她的同性好友常常都是因為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的嫌隙，開始漸漸疏離她。而跟她交往兩年多的男友，也無法忍受許多逐蜜的蜂蝶，主動提議分手了。

逐漸失去友情的穎欣，寂寞慢慢地侵蝕她的心靈，遠離家鄉在台北求學，無法找到其他精神支持的她，終於逃入愛情的追尋中，冀望愛情這隻精衛鳥，能夠啣石填塞她心底的虛空大海。

但命運總像是跟她開玩笑一般，當她的每一段戀情開始步入平順時，總是會發生沒來由的吵架，或者是第三者的介入，讓感情破裂。而她交往過的男友，在跟她分手後，往往都會發生意外受傷，而這奇怪的情形在她二十四歲後更變本加厲，跟她分手的男友都會不明原因的遭遇意外去世，或者是猝死。更奇怪的是，這現象也波及只要是讓穎欣感到心情不舒服的男性，依照程度的不同，從莫名其妙地受輕重傷甚至是慘死。

「男人的瘟神」

三姑六婆的嚼舌根在穎欣背後起了這樣的外號。

她知道有人給她起了那樣的外號，無法辯解的她，委居淚水只能往肚裡吞。

一直到大學畢業後，即使穎欣週遭的人將這個外號散佈出去，但是桃花仍然火紅的她，依然吸引了許多愛慕者，甘願當「瘟神」的犧牲品。

有快兩年的時間穎欣完全不敢答應追求者的交往要求，都用冷冷冰冰的態度對待別人，保持距離，即使是在實習，她也只是默默的做完自己的工作，也不跟人交際。許多人都覺得她是個冷漠的人，卻不知道穎欣忍著被寂寞啃嚙靈魂的痛苦，也想要避免慘劇再度發生。

可是這種跟人隔絕心靈的日子，反而讓穎欣心中渴求一份穩定親密的人際關係更加強烈，她無法忍受每天孤單回家，沒有任何朋友可以傾吐心事，只能夠獨自一人看電視、吃飯、睡覺、上班，下班後在繼續重複同樣生活的無趣和寂寥。

她對於愛情已經不想強要什麼天長地久的承諾，明白這種感情只要能夠在保鮮期裡好好品嚐就已經值得回味了，所以她不會去在乎要不要結婚，就算是當一

個地下情婦也可以。於是，抱著這種想法的穎欣在眾多追求者中，選擇成爲一個企業小開的情婦。

只是，這個看似被詛咒的感情運似乎沒有因爲穎欣前些年的隔絕生活而減弱，她的情人在交往一年後，跟妻子一起喪生在空難之中。

穎欣得知消息後，哀傷於小開的猝逝，更令她傷心的是詛咒的再度應驗，但是她已經不想要再陷入自我隔絕的處境。

「就讓那些男人飛蛾撲火吧！這是他們自找的。」

如此的安慰自己，得到一個可以心安的理由，她在小開逝世的幾個月後，跟一位在聯誼聚會中認識的年輕男性陷入熱戀。

起先，跟她以往的感情經歷一樣，她跟男友的交往相當甜蜜，兩個人租了一層公寓一起生活，男友的體貼關懷讓穎欣空洞的心靈再度得到滋潤。但是穎欣都不敢繼續編織未來的憧憬，她深怕那個詛咒，不想要期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只求享受當下的幸福。所以當這次的由於莫名流言的激烈爭吵，穎欣深感非常無力，對這個她無法跳脫的無線迴圈，還有這段夭折的感情，坐在床邊的她開始啜泣起來。

就這樣不知道過了多久，房間裡只有斷斷續續的抽噎聲。

「鈴！鈴！」

「喂……」

穎欣帶著濃厚的鼻音接了電話。

「請問是你認識 XXX 嗎??」

「是的……嗯……」

「喀！」

對方的語調相當急促，告知穎欣的男朋友出了車禍重傷的消息，她慌張的掛上電話，抓了提包趕去醫院。

此時電視新聞正不斷地重複播報這陣子在東部山區發生的連續野獸襲人事件。

五、

「真是可憐的生物。」

這週末休息的申公豹拿著遙控器，無聊轉著頻道，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

不想看新聞台報導中正紀念堂園遊會的幼稚新聞，申公豹轉到 Discovery 看到一個知名動物園裡一隻白豹的成長紀錄片，他的「可憐」聽不出絲毫同情。

「祥瑞！？真好笑，幹，愚蠢的人。」

一想到曾經在密林被捕獸大隊追捕的日子，在追殺與被追殺間，拚命找尋生存的空隙。這不是死就是活的殘酷法則可不是用祥瑞字眼就可以當護身符的。

他邊拿起肉串，大口撕咬著。

三分熟的半生肉，最好滴著血水，是他的最愛。

白子是不良基因的孱弱產物，只能夠在人類的圈養下苟活久一點，若是在叢林裡，出生不久就會夭折，不然就是早早祭了其他獵食者的五臟廟。

適者生存，白子就是個鐵証。

他吃完後，仍然意猶未盡的舔著指間殘留的肉味和血液。

對於申公豹來講，被他獵殺的人類就等於在叢林中脆弱不堪的白子，無法逃過他的追獵，就該被吃。

自從申公豹初嚐到女友的肉體，就一直對人肉的美味念念不忘。申公豹不斷

重複回想著他第一次變身成花豹的經歷，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如何再度變身。

他模擬著那天的情緒和思考，最後找到了變成豹形的可能原因：強烈的殺人慾望。

這頭緒讓他想要試驗一次，證明他的推測。於是申公豹再度鎖定了一個跟他前女友像貌相似的女性為目標，同樣誘拐她到山區。

第二次，申公豹拿著刀子追著獵物，同樣看著一個驚惶失措的奔逃背影，這種追捕的刺激，和充斥心中的嗜血殺意再度將他心裡已經被解放的「東西」引誘出來。

申公豹再度變身成功後，食髓知味的他陸續用同樣手法尋找不同的落單對象大玩獵殺遊戲，也漸漸抓到了變形要訣。

申公豹剛開始只敢在東部山區尋找落單的登山客、巡山員、採集野菜藥草的附近居民。後來膽子越來越大的他，開始在市區搜尋目標，有時是用網路聊天室找翹家少女，藉口接濟她們，約到偏僻的地方，以豹形現身的他會在屋頂高處看好少女的位置，突然從屋外逃生梯撲下咬住咽喉，或者是他會以人形出現，哄騙獵物到他找好的「獵場」，當著她的面化成豹形，再追獵著滿臉驚恐的逃跑少女。

起初，他會把吃剩的殘骸留在山區，就算引起注意，警察在找不出線索下，都會以野獸攻擊致死結案，後來申公豹把他的狩獵擴及到了市鎮，為了掩人耳目，他往往會把剩下的殘骸帶回家中冰存，吃剩的骨頭直接埋在後院。

不過，在失蹤人口的接二連三出現，還有人證目擊花豹在鎮郊出沒，野獸攻擊的陰影縈繞在每個東部居民的心頭。在男女老幼，尤其是女性，都無法倖免這種危機下，人們開始減少外出，只要出外也都是結伴，而且縣政府在民眾的強大壓力，還有首長的選舉要求考量，為了能早日安撫人心，警察跟當地居民組成的搜捕大隊，不間斷的排班巡邏，而且在偏遠山區到處布下大型捕獸夾，勢必盡快抓到這隻野獸

這讓他感到行動愈來愈不便，他剛開始還試圖用豹形在山區活動，但是好幾次被到處巡邏的捕獸大隊發現，甚至被開槍射擊追趕，這是他首次嘗到當獵物的滋味。

無法用豹形行動的處境，絲毫沒有讓已經沉迷獵殺遊戲無法自拔的申公豹停止犯行，他就決定辭掉原本的工作，搬到北部。因為大都會聚集的人更多，而且不像東部這種鄉下人情聯絡頻繁，幾乎左鄰右舍都互相認識，有人幾天不見就會開始留意關心，大都會的街坊關係相較之下就非常疏離冷漠，幾乎不會去管彼此的行蹤，這種環境下如果有人突然失蹤，也不會立刻引起人注意。

隱身在大都會裡的他，為了要更方便的找尋目標，他靠著英俊的外表、健美的體態到牛郎店工作，從來店的客人裡，過濾出理想的「食物」。善於花言巧語的他很快地成為店裡的「紅牌」。

申公豹靠著高薪和豐厚小費，租下了台北市郊的山區別墅，還有別墅周圍的一大塊林地，作為他的「遊樂場」。

雖然在這個人口密集、關係疏離的大都會裡，申公豹更有下手的空間，但他為了要能細水長流，還是盡量節制每個月的捕獵，小心自己的行蹤不被看到，而「獵物」往往都是帶回別墅後的林地才開始縱情「遊樂」。

「再來一份吧。」

申公豹挺起精赤的上身，望向窗外庭院的夜色。

快圓的月，流瀉出無盡的銀光灑在山野，染亮了孤立的別墅。

「好美的夜。」

被月色引動的他，喉頭發出低沉的嘶吼，撐在地板的雙手，指甲突然暴長。被打開的落地窗，帘布被晚風輕輕吹動著。金黃的皮毛吸吮著月光，透露出結實的肌肉線條。一隻豹，大步跑向山下的不眠之都。

六、

飛鴉在黝黑的巷弄裡，睜著炯炯黃目四處搜尋。

巷口的垃圾子車發出陣陣窸窣聲，接連著細碎的爪子觸地聲，一道黑影快速竄向馬路上的水溝。

在空中虎視眈眈已久的獵人，張爪飛下，狠準地將利爪刺進了大灰鼠的咽喉。

牠抓著還在掙扎的灰鼠，飛落在電線桿頂，將虛弱的灰鼠擱在桿頂。牠用雙爪壓住灰鼠的頭和尾，低下尖喙嘶咬開獵物的柔軟腹部，牠胸前的褐羽沾了點點的暗紅血塊。灰鼠的細爪還不斷的抽動，任憑角鴉享受著牠鮮嫩的內臟。

李霄突然驚醒，他低頭看著被單上散落的幾根黑褐羽毛，不解的抓抓頭髮。

又是夢到同一隻飛鴉。每次的夢都會斷在不同的地方，李霄就會自動清醒，總是醒在凌晨零時。

他起身找水喝，瞥到床對面的窗子被打開，窗旁的棲木上，原本應該待在上方的「客人」又不知所蹤，應該繫著牠的細鎖鏈在風吹下微微晃動撞著棲木桿。

看到電話閃著有留言訊息的燈號，他拿著水杯走過去按下播放的鍵。

「喂！李霄，又不接我電話，連手機也不接。靠！你這時候一定跟新馬子搞太累後睡死啊。起來！有新工作，要幹活了……」

李霄不等留言播完就切掉，他太清楚接下來周吉會講些什麼，不外乎是委託人多麼小氣，或者是要跟蹤的妹有多正……

不過他知道最近自己的確是常常睡的很死沉，以前的他在熟睡時還是可以被四周的狀況驚覺醒來，但是最近的一睡幾乎都在作夢，陷進夢裡的他完全跟現實脫離，什麼都感覺不到。

這狀況都是從撿到銀耳才開始的。

李霄跟周吉見了面，檢視了手上關於委託案件的資料。

這是個燙手山芋。一個有雄厚黑道背景的小開偷腥，老婆要求要調查出實際人證好捉姦。

兩人親密出遊的照片，雖然模樣有點模糊，可是分辨的出五官輪廓。

女生長相甜美，染得一頭紅銅色長髮。

兩個人擬定好了計畫，李霄得知小開的一些可能的幽會地點，分別在不同的可能時段守株待兔，希望可以摸清楚兩個人的約會習慣。他連續守候了好幾天，終於看到一個帶著寬邊帽，一頭紅銅色長髮的女子出現在守候的地點。偽裝過的李霄，假裝是房客，跟她上同一層樓，偷偷記下了房號。

「碰！」

門被狠狠撞開。

「你竟然真的跟這個女人……賤人，妳給我起來！」

「妳……」

「啪！」

「淑子，妳竟然找來那麼多的記者，妳是不想活了！」  
在十來部閃光燈的照耀，縮在床上的男女紛掩著臉，拉緊被單遮住身體。  
「我就是要讓你沒臉見人！」  
「各位盡量的照！」

在裝潢典雅的大廳，打扮不俗的夫人將一包厚紙袋拿給站在她面前的中年男子。

「來，這是酬勞。」  
「謝謝夫人。」  
「這次做的好，下次也有勞你了。」  
她看了攤在桌上的早報頭條：「XXX 企業家被抓猴！」，嘴角泛起報復的微笑。

「不敢當，只要夫人一句話，在下隨時都可以為妳效勞。」  
中年男子低下的表情非常恭敬，接過紙袋的左手惦惦重量，將它收到灰色大衣裡。

「李霄，這筆賺了不少吧！」  
男子回到辦公室後，看到他的事業夥伴翹著二郎腿，翻著今天的早報。  
「你的能力可真是被看重阿，這事務所的收入都靠你了。」  
李霄扯下領帶，從懷中掏出紙袋丟在桌上。  
「算一下吧，照講好的分成，這次也多虧了你這電子高手幫忙。」  
「我要去補眠一下。」  
「喔，你又要去放輕鬆啦！去睡，去睡。」

在漆黑房裡沉睡的李霄，在夢中他化成了一隻張大羽翼，在密林裡無聲滑翔的貓頭鷹穿梭在暗夜中，飛快拍動的羽翼，驚慌地要逃離一個緊啣在他身後追趕的東西，一個充滿殺氣和怨恨的未知生物……

七、

這週週末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旁，搭起了整齊劃一的棚架，熙來攘往的人潮穿梭在每個攤子間。在這個園遊會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遠離熱鬧中心的末端攤子，一個小女孩一手拉著海豚氣球站在攤位前面，好奇地看著眼前的枯瘦雙手，靈巧地將一張彩紙剪成一幅畫。

在這個攤子的後面，擺吊著許多大型裱框的剪紙作品，還有一張張人像半身剪影。

「完成了。」

剪好的五彩棉紙畫是一片原野，有兩、三隻鹿悠閒地或躺或站，低頭吃草或休息，在旁邊的樹林陰影裡有一隻豹蹲伏窺視那群鹿。天邊夕陽西下，成群的歸鳥飛過夕陽，一隻貓頭鷹站在林端，在貓頭鷹下方的枝條上纏著一條蛇，向樹頂吐著蛇信。

穿著黑色長袍馬褂的老人，小心地將這張畫黏在紙板上，嘶啞的聲音和藹地問著面前的小妹妹。

「妹妹妳有沒有什麼願望？」

「願望？」小妹妹歪頭想著。

「希望爸爸媽媽的感情能夠好起來，這算嗎？」

爸爸媽媽老是吵架，讓她很害怕，很害怕會跟他們分開。

「這算這算。我想想，這要用什麼好？」

老人伸手到桌下拿出一疊彩紙，挑著顏色。

「夫妻和好阿……圖案用比翼鳥好了，顏色？用什麼顏色好？」

「這個好了。」他抽出一張橙紅漸層的棉紙，拿起毛筆沾了點銀色顏料，在紙上勾勒出比翼鳥的圖案。

老人用小剪刀細密地將兩隻親密相偎的鳥兒剪出羽翼、眼睛、尖喙。

「來，這個給妳。要把這張畫壓在爸媽的床下，記得唷！」

妹妹似懂非懂的點點頭，接過黏在白色厚紙板上比翼鳥剪紙。

「謝謝爺爺！」妹妹拉著氣球，高興地去逛其他攤位。

老人從袖裡掏出一隻小白雀，白雀口中啣著掌心大小的黑影。老人接過黑影，摸摸白雀的頭，白雀摩蹭著他的手指，就又鑽進袖裡。

他看著手上這片形狀不定的黑影，低聲自語著。

「其實不用道謝的，那是送給妳的謝禮，作為剪下這塊影子的報償。」

「這塊影子的能量很飽滿，用的著。」老人把影塊收到竹箱中的錦囊裡。

他抬頭看向人潮，人群的影子流動重疊交錯，嘆了口氣。

「唉，人心的陰影越來渾濁了。很久以前還不會這樣的……」

老人的記憶飄到了許久之前，人們的生活雖然沒有這樣的進步，但是樂天知命，安居樂業，慾望也只求溫飽就好，沒有那麼多像現在社會的強大執念，不但要求溫飽，還要更好，爲了要更好開始滿心計算掠奪其他人的資源。爲了求成功，滿足私我理想和野心，開始侵略別人的疆界，踏著擊潰的對手身軀往上爬。

以前這種碩大的野心和慾望只有少數幾個人獨有，陰影污穢的累積緩慢。但是在現代社會，已經幾乎是全民皆有，有的更不擇手段拚命獲得，壓積陰影的速度越來越快速，量也愈來愈多。

影子是人最忠實的朋友，終生印銘著每個人在光明照映下的許多面孔。

人剛出生時，靈魂跟影子都是非常純淨，沒有雜質。但隨著孩子漸漸成長爲大人，累積在心中越來越多的黑暗、污穢、慾念，會從身體裡的靈魂滲出到影子裡，原本空無一物的影子變成了人心陰影的倉庫。

這些陰影並不全然是髒東西，少數是人自身的「光影」——也就是所不知道的潛能，這並不會危害靈魂本體。但大多數卻是慾念，發源於人類原始的、爲了求生存的動物本能，透過文明的催化，放大了人對於慾念的追求。這些追求慾望的強大執念累積到一定程度會反噬或毒害靈魂本體，甚至會有了意志和形體，意圖將靈魂本體變成被操控的傀儡，更甚者想要同化取代靈魂。

不過只有少數的慾念陰影會擁有意志，轉換成「影獸」。牠們的形體往往是獸形，靈魂本身的性格會孕育出相應性格的陰影野獸，但是能夠轉換成「影獸」的慾念都是具有強大的能量，爲了得到自由，有的會渴望成精，甚至化成人形，牠們會耐著性子潛藏在人們腳下的影子中伺機而動，等待人們的靈魂脆弱不堪時，趁隙侵入，取而代之。

「基督教中的七大原罪，佛教的六戒、八大苦，其實都根源於『生存』這個慾望啊……雖然求生並不是罪，是原始本能，但是人類的智慧將本能放的太大，超過了該有的界限。」

他看了看剛剛剪好的原野圖，又嘆了口氣。

「占卜的結果，又產生了『影獸』，」

天地氣脈傳給他的訊息，透過他直覺的剪紙圖像表達出來。

「不但有『豹影』的殺戮，竟然『血蛇』也再度出世了……還要再深入研究一下，唯一確定的是這陣子又要開始忙……」

老人的職責之一就是監視這些影獸，防範牠們出來作亂，維持人心的平衡。他能剪掉附著人心的陰影，淨化污穢後再歸還原主，也能夠藉著「換影術」，改變靈魂本體的性格甚至是命運，當事人必須付出相當代價來交換。他同時會蒐集蘊含能量的光影碎片儲存起來，好用來幫助其他人。

遠遠地老人看到一個戴墨鏡的人牽著導盲犬走向攤位，他的眉頭瞬間皺起。

「真是……說到就到。」

「墨老頭，原來你在這裡。」

戴墨鏡的光頭男子年紀看起來只比老人年輕幾歲而已。

「我剛剛卜了卦，沒想到你馬上帶著麻煩出現……唉……」

「別這樣說，在這個圈子裡，誰不知道碰到麻煩的事情就要來找你這墨影大師請教一下。」

「別說『請教』這種客套話，要把燙手山芋丟給我倒是真的。」

「墨老頭，你這話說的可真不是阿。」

「好了，別扯遠了，你是不是遇上了『這個』？」

墨影手指了指原野圖上的那隻蛇問道。

「果然是『大師』，這傢伙可真是讓我嚇到快心臟病發。」

光頭男子感應到那隻圖上蛇形帶著相同煞氣，他露出非常敬佩的表情。

「別再瞎說這些，講一下你碰到的狀況。」

「今早我往常在龍山寺附近擺攤，忽然出現一股煞氣往我這攤走來，雖然我眼看不到，但是感覺的出來那人身上帶著不尋常的東西。然後那人坐下，開口問了些關於感情的問題。聽聲音，是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

「嗯。」墨影從袖中掏出四隻黃色文鳥。文鳥順從地飛向攤位四周，化成結界。

「你設了結界？」光頭男子敏銳的察覺四周氣息變化。

「嗯，以防那東西順著它留在你身上的氣息找來。你是不是說了什麼話惹到命主生氣？」

光頭男子露出難為的神情。

「她問為什麼感情一直不順遂，而且她交的男朋友都會遭到意外……我算了她的八字，命格沒有帶煞，那問題就是出在那東西。我就老實跟她說，有個東西跟著她……」

「然後……」

「她就突然生氣，大罵我是不是要騙錢……高跟鞋蹬蹬好大聲就走了……」

墨影揉了揉額頭：「那……是因為那東西不想要被人知道，可是你卻要老實講出來。」

「你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嗎？」

「那是『血蛇』，一條已經有三百多年修為的蛇精。」

「……」

「我已經追了牠很久，很久以前交手過一次，我一時失誤，讓牠溜了。」

「竟然有墨影大師壓不倒的東西！」

「先別談這個，我心中有底了。先解決你的眼前麻煩要緊。先別動。」

墨影喃喃念咒，將留在光頭男人身上的紅色絲線吸納到手中打開的紅色布

包。清除乾淨後，墨影拍拍他的肩膀。

「已經好了，我把牠留著的氣息全部清完，這樣牠就不會找到你，這個符給你，以防萬一。」

「有件事情要先請你，還有其他朋友幫我留意一下……」

墨影目送光頭男子的離去，剛剛請託他幫忙留意「豹影」的出現。四周的民俗攤位都已經開始收拾，天邊的雲彩漸漸由黃轉紅再變暗。

老人背著竹箱，從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搭公車回到東區郊外的違建鐵皮屋裡，這一系列違建屋許多早已破舊不堪，居民都已經遷走，只剩下墨影住在這裡。

進到房間，在窄小的空間，只有靠牆的鐵架床，還有一張書桌、兩把椅子、一個小方斗櫃，這僅有的五件傢俱看起來都很破舊，勉強堪用。

老人卸下竹箱坐在床邊，從中翻出三個雕工細緻的木盒擺在書桌上，他撕開盒口的封條，從中拿出許多張剪影，剪影有大有小，蟲、魚、鳥、獸、人、半身像、全身像，他在昏黃的燈光下戴起老花眼鏡仔細檢視著每一張剪影。

「這張已經渾濁了，可惜阿。」

墨影有時發出嘆息，將手上的剪影丟在地上，那些剪影都沒入他的影子。

最後，他從錦囊中取出今天剪下的影塊放進去木盒中，再從袖裡拿出黃色符紙，封住盒口，放回竹箱。

老人做完這每日例行公事，他從桌前站起，走到方斗櫃，拉開左上角的抽屜，拉出了一大張的黑紙。但是這黑紙像被灑了星光的絹布般柔軟地在地上鋪開。

老人從袖中拿出了銀毫筆，在黑紙的中央上方舉筆喃喃念咒，咒聲一畢，銀色毫尖開始發光，從光點向下擴散成光圈，光圈中心是個十字，在十字光圈之下的黑紙映出整個台灣地圖。

墨影放開銀毫筆，直立的筆仍舊浮在原處，他拿出了下午的原野圖剪影，將原野圖放在光圈上方。

「展其蹤跡。」

他右手捏起咒訣命令著。

原野圖散發著五彩光芒，融入了光圈中。

在黑紙上的台灣地圖開始出現不同顏色的線條遊走著，東部台東出現了大團黃點，從中延伸一條黃色線經過花蓮、宜蘭延伸到台北市，台北市各區也出現分散的黃點。有一條紅線，出現在台北市，但是若隱若現，另外出現的一個忽大忽小的藍點在台北市西區。整張地圖隨著線條的移動，從原本的台灣地圖轉換成大台北地區。

墨影若有所思的拿出下午幫光頭男子驅除煞氣的紅布包，抖出一團的暗紅色光球。他再度捏起咒訣催動那團光球。

光球飄進了十字光圈，從一點各分出三條粗細不等的支線，往不同方位散開。

「嗯……血蛇的氣息隱藏起來……只能知道大概方位，這有點難找，」

以標示自己住處的紅點為出發，墨影看著橫跨銀色十字的三條紅支線。

最粗的支線指向西北方，但是線端沒有集成一點，反而在西北一角暈成整片淺紅。另外兩條之線則分別射往東北方跟北方，都在線端形成一個小焦點。

「沒想到另外兩隻影獸會跟血蛇扯上關係，是引牠出洞的餌嗎？」

墨影在第一次降服不成血蛇的之後一直尋找牠，一邊研究試圖找到能真正收服這蛇妖的方法。

這條血蛇原是一股怨念，是某個家族的祖先向背叛她的男人所下的詛咒。但令那個祖先意想不到，這詛咒的威力遠超過她的意料，竟在她傳下的血脈中流傳

了幾百年，從原本沒有固定形體的怨念長成爲紅銅色的蛇精。

在很早以前，墨影第一次跟牠交手是受人之託要擋下血蛇的奪命，那時勉強的成功，卻失手讓牠溜掉。沒有想到將近百年後，再度遇見牠時，帶著煞氣更重。

而根據墨影的調查，這血蛇只棲宿在這家族的血脈中隱匿氣息沉睡，僅在被牠挑中的後代女子身上醒來，被牠寄宿的女子，頭髮都帶著天生的紅銅光澤，一生都很走桃花運，大都會享富貴終，但是很多人都不會有幸福的感情生活，因爲血蛇帶著的詛咒會媚惑男人自投羅網，然後女子對男人的情怨會驅使血蛇吞噬掉情人或是丈夫的命。

不過有少數命很硬的後代女子，能夠鎮住血蛇的煞氣，保護她們身邊的男子安然無事，自然就會有美好的感情生活，但是這種稀例在十幾代的血脈相傳中只出現兩、三個。

這就像是南洋的蠱毒術一般，用人血或是動物血餵養長大的蠱會服從飼主的命令去攻擊目標，不同的是在於這條血蛇是無形的，牠以女子的情怨和男子的魂爲食，會受到命主的怨念驅使牠攻擊對方。

八、

自從那天闖進飯店房間捉姦，那個情婦的憤怒眼神一直刺在李霄的心頭。他本能感覺到那眼神裡傳達著一種令他極度寒慄的危機感，似乎招惹上不該惹的東西。

他當晚回到辦公室，詢問過周吉有沒有感受到

跟他一樣的不安，周吉反而嘲諷他是不是看上了那個情婦，才想太多。

李霄自知多說無益，分了該領的酬勞就走。

當晚，銀耳看到李霄回來，開始不安地躁動，不時發出陣陣低鳴，彷彿在警戒什麼。更甚者，牠在寢室內亂飛，但怎麼也不肯飛出去。

似乎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守在屋外。

不只銀耳的異常反應，李霄自己這幾晚也睡的不好。

他不只一次夢到有條血紅長蛇張著滿嘴尖牙的血盆大口在追咬著他。在夢中他又化成了鴉，一直驚慌逃竄著後面蛇行追趕的敵人。又加上銀耳不時的低鳴，也不停打斷了李霄的睡眠。這幾天的失眠下來，讓李霄臉上有著深黑的熊貓眼。

三天後，他打電話給周吉詢問有沒有新案件時，想順道探問周吉的近況。不過，周吉這傢伙的手機都是關機，不知道又跑到哪裡去瘋了。李霄知道這代表他應該拿著酬勞到某處去花天酒地了。

原本他在辦完案件後就計畫著去蘭嶼的旅行，剛好趁著還沒有新委託的的閒暇，到台北車站附近選購新的照相器材。

當李霄結束採買，走過離停車場不遠的巷口，有個蒼老的聲音叫住他：

「欸，前面的年輕人等等。」

李霄停下腳步看看四周，一位身穿黑色長袍馬褂的灰髮老人站在巷口的陰影裡，和藹地對他微笑，還背著一個長方形木箱。

「是你叫我？」

他看到這老人一身古裝打扮，心中頓時升起一種異樣感，似是恐懼又參雜著敬畏。

「年輕人，我想要向你買個東西不知道你肯不肯賣？」

李霄被問的有點莫名其妙，其實他很想轉身走人，可是腳卻不聽使喚地站在原地。

「……什麼東西？」

「你最近是不是撿到一隻鴉？長著銀色羽毛的鴉？」

這語一出讓李霄訝異：老人怎麼會知道他有撿到一隻鴉，而且還知道牠的特徵？

「不賣！」

他還未仔細思索就下意識的脫口而出，老人臉上瞬間閃過一絲失望神情。

「這樣阿……真是可惜。」

「看的出來你把牠養的很好，一隻不錯的飛鴉……真可惜。」

老人的話語讓李霄聽得滿是疑問，本想要開口詢問，卻被老人接下來的話語打斷了他的思緒。

「年輕人，看來你的職業很容易跟人結怨，提醒你最近要小心殺身之禍。」

老人走向前，從他袖口掏出一個東西塞進去李霄的外套口袋，然後又轉身走進巷子裡。

「這個東西給你，這陣子都要隨身攜帶。」

李霄看著老人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巷口的陰影後，才能開始移動雙腳。他還想要在桌上前問個清楚，可到了巷口只看到在另外一邊出口熙來攘往的人群。

這幾天爲了尋找豹影，在城市四處搜查的墨影察覺到另一股相仿氣息在附近。

「另一隻啊……」他思索著

循著氣息找去，墨影站在巷口叫住影獸的宿主，一個年紀約莫三十出頭的年輕人。

由於墨影察覺這隻影獸已經開始漸漸侵蝕這個年輕人的靈魂，爲了阻止影獸的遁逃，他還施術固定住年輕人的影子。原本是想要施展「換影術」，阻止影獸的行動。但是纏繞在年輕人四週的紅色絲線，提醒了他數日前占卜的結果。

「看來要先幫他撐過這次劫難……」

由於必須要影獸的宿主同意換影，才能施展此術。但這年輕人不願意出讓那隻影獸，老人只好塞給他一個白色御守。御守中的護符可以產生結界，隱藏氣息不讓血蛇找到，不過血蛇的力量超出他預料，讓護符的結界最多只能擋住血蛇七天。

「只要那個年輕人乖乖帶在身上，可以保住他的小命，撐過這幾天，等我準備好……」

李霄站在停車場，掏出那個老人硬塞的東西，是個約略等於孩童巴掌大的白色小布包，白淨的布面沒有任何裝飾，原本他想要打開來看，細看之下發覺本應是開口的地方被縫起來。

這裡面什麼東西？

原本想要將這不知所以的東西扔掉，不過他腦中閃過的直覺讓他停住了要將布包丟到垃圾桶的動作。

留下應該有用處吧。他是這麼想著，又把小布包放回外套口袋，掏出車鑰匙打開車門。對於老人所說的話，李霄思索到殺身之禍的時候，腦海裡浮現了那個留著一頭紅銅色長髮的情婦，那股極度讓他寒慄的危險氣息。原本想要駛回頭再尋找到那老人問清楚，看起來就像個老學究，可是他又想想不知道對方的名或姓，這樣找起來很費力，而且他今天要離開台北到蘭嶼去。

回到家後，他匆匆收拾行李，準備傍晚到台東機場搭機到蘭嶼。忽然一陣低鳴，銀耳正在叫喚著李霄，他放下手邊整理的東西，走到棲木前端視著牠。

「嘿，我要去蘭嶼幾天，要怎麼安排你??」

「不過你這聰明傢伙，都可以自己偷飛出去，應該找個食物不難吧。」

銀耳抬頭望著自言自語的李霄，牠用粗硬的喙刁住李霄的外套口袋輕輕拉著。這讓李霄想起老人給他的東西，他拿出小布包，想起老人的提醒，李霄半信半疑的戴上它。

相較於前幾夜銀耳在房間內亂飛的焦躁不安模樣，現在牠又恢復了剛被撿到時的老成樣。

「那我留這扇窗子不關，讓你可以自己飛出去找東西吃。」

李霄打開了棲木旁的窗子。

銀耳低鳴叫著，是同意這樣做吧，李霄這麼解讀。

最後一絲餘暉消失在低垂的灰黑雲層後，李霄從機窗外望著逐接近的蘭嶼海岸線，原本崢嶸的海岸線彷彿被溶化在黑暗之中般，就如線團散亂的碎布邊。

他習慣每完成一件委託，就開始追蹤貓頭鷹的攝影之旅，這次也不例外。他打算放假放久點，也順便避風頭，他決定到蘭嶼尋訪蘭嶼角鴞。

貓頭鷹是鴞科鳥類的大眾名，普通人都用這名字通稱所有種類的鴞，但實際上會因為外形、體長的不同，種類也相異，各有專屬學名來分別。有的鴞類因為人類破壞棲地變的稀有，蘭嶼角鴞就是其中一種。

小飛機上的乘客不多，李霄坐在機尾座位，在他前面坐著一位閉目養神的微胖中年男子，一位年輕媽媽抱著一歲多的熟睡嬰孩坐在最前排。

李霄緊繃以久的神經，隨著台灣島越來越遠，也漸漸放鬆下來，那股一直縈繞心頭的恐懼不安似乎因為他愈逃愈遠，無法攫捉住他，這讓李霄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

從台東起飛後的二十分鐘，他抵達了蘭嶼機場。

李霄跟已經安排好的熟人碰頭，驅車到紅頭部落的蘭嶼別館休息。李霄計畫在蘭嶼度個幾天的假，好好把這個島瀏覽一番。他歇息的紅頭部落接近蘭嶼島上的第二高峰大森山，仍然有著原始的熱帶雨林繞著天池生長著，也是蘭嶼角鴞的棲息地之一。

李霄走在密林中，一隻角鴞飛近，那一身與眾不同的羽毛讓李霄認出牠是應該被留在台北家中的銀耳。

銀耳叨著一隻黑鼠，黑鼠的咽喉被利喙刺穿流出涔涔鮮血，李霄對這一幕感到有點噁心，可是卻有種想要抱牠入懷的衝動。還未及思考，他的身體已經自動迎向前，銀耳落入他的臂彎中，一雙黃目注視著李霄，眼睛彷彿被定住般，李霄無法移開目光。他在銀耳的瞳孔裡看到一圈又一圈不斷向外擴出的銀藍。

銀藍色漣漪擴成漩渦，越來越靠近李霄，他想要後退，逃開漩渦，且腳一跨開鏡發覺整個漩渦已經陷住了他，將他整個人吸入。

忽然身體一抖，李霄驚醒，滿身冷汗。他趕忙轉頭察看，看到熟悉的房間擺飾讓他鬆了一口氣，伸出手要掀開被子下床。

原本慶幸剛剛那是夢的他，驚覺手的模樣好像不太一樣，他定睛一看，雙手不是熟悉的手指和手掌了，而是布滿褐羽的雙翼！

他驚惶地掀開被子，看到雙腳竟然變成了粗壯的利爪，被吃的殘缺不全的鼠屍從他沾滿殘皮碎屑胸前滾落……

「啊……」他發出極度驚恐的大喊。

「李先生，李先生，醒醒。」

在飯店房間休息的他聽到嚮導叫喚，提醒已經到了出發的時間，這才醒來的他發現自己已經被嚇出一身冷汗，雖然來到這裡後，那種緊迫的致命危險感已經減低很多了，一夢到這種奇怪的夢還是讓李霄渾身不對勁，他唯一可以慶幸的是那條前幾夜都出現在夢中追趕他的紅色巨蛇，這次並沒有現身。

「李先生，你醒了嗎？」

「我馬上來！」

想到這邊，原本睡眠惺忪的他真的被這憂慮震醒，聽到門外嚮導的催促，還是決定先拋下這個惡夢不去多想，拿起了沉重的攝影器具，跟著這老練的生態嚮導去角鴉的棲息地。

李霄在拿到報酬的當天傍晚就來到蘭嶼，雖然在飯店略歇息了約兩個小時，可是爲了完成委託而累積的數日疲憊還沒有完全消除，他邊走邊打著哈欠，但是愈走近角鴉出沒的密林，他就像是個期待尋寶的大孩子般興奮起來。

當他大學時，在賞鳥社的招生攤位上，無聊翻著圖鑑，看到這種動物的介紹，讓他深深愛上貓頭鷹的一切，不外乎是因爲習性相近的氣質吸引，他和牠都是夜間的捕獵者，用良好的偽裝和夜視力追擊獵物，茹食獵物的血肉維生。

一般旅遊行程的夜間賞鴉，會由嚮導偽裝母角鴉的叫聲，吸引好奇的公鴉飛來一探究竟。經驗有素的嚮導可以從角鴉雙眼發出的亮光辨識出牠所在的枝頭，用手電筒照往那方向讓遊客觀看，只是角鴉發現騙局後，就會又振翅飛走。

不過李霄此行是要做生態攝影，並非一般的觀光，他想要拍下角鴉活動的鏡頭，用的自然是跟一般觀光生態導覽不同的方法。

他和嚮導走進了白天架好的偽裝帳中，這種帳棚可以良好掩飾起觀察者的身形，讓警覺性高的動物們容易接近。他架好單眼的紅外線望遠鏡和長鏡頭的夜間攝影器材，開始等候蘭嶼角鴉的出現。

「前幾天在那棵樹下發現了角鴉的排泄物還夾雜著絨羽，應該是有個巢被築在樹上。」

他跟這個嚮導是熟識，在他出發到蘭嶼前，已經通知他要來這裡度假的消息，嚮導就幫他安排好住宿的地方，探勘了場地，雖然嚮導很好奇他的來歷，但是他不要透露自己是徵信業者，對於嚮導有意無意的打探，他總是笑笑的模糊帶過。

沒必要的事情說太多總是會惹上麻煩，這是他的守則之一。

「牠們的身體是暗色系，方便夜晚覓食時的偽裝，不過可以從發光的兩點找到牠們的落腳處。」

「阿，忘了，你也是這行老手。抱歉呀，我的講解職業病又犯了。」

「哈哈，就當做幫我複習好了。」

兩人在棚內的對話盡量地壓低聲音，因爲動物們的感覺是很敏銳的。

偽裝，李霄不禁苦笑著。

待在這帳內等待角鴉出現，讓他想到以前還待在八卦雜誌工作時，最常有的差事——守候在隱蔽處或是特定場所，等待目標人物的現身。

這時要上去目睹進一步的發展，偽裝的功夫可是要多學學。

要當個稱職的狗仔，也是要知道如何掩藏自己的形跡去跟蹤目標，可不是沒有品味的大刺刺開車玩追逐戰。

何必那麼拚？要賺錢，性命也要顧！

李霄想到了好幾年前轟動一時的黛妃死亡車禍，就很不屑那些英國狗仔隊的水準。

那時候還待在雜誌社的他總愛拿這件事情來教育剛入行的菜鳥。

「真是沒有生意頭腦的人，把好好一顆金雞蛋打破了，哪還有鈔票賺！？」

「自己的命當然要顧！目標的命也要顧！」

「追拍的人是瘋子！鬧事情給人拍的是傻子！花錢買來看的是凱子！當瘋子總比當凱子好。」

這幾句話常常被他掛在嘴邊，也是他的職業原則。

死纏追打新聞絕不是他的作風。

他要的是在目標毫無所覺下，就被他逮個正著，落入手掌心。雖然有時目標精的很，會來個九拐十八彎的掙扎，或是玩狡兔三窟的把戲，但這只會挑起了李霄的鬥志，讓他也想盡腦汁誘使目標戒心鬆懈，利用各種方法，拍到他想要的東西。

可是工作時數常常日夜顛倒，又必須聽從老闆的要求，讓李霄漸漸覺得生活的幾乎全部都給了週刊社，一點品質都沒有，於是力不從心的他辭掉了這份算是高薪的工作。

但是李霄彷彿需要無窮無盡的冒險感來得到生活的樂趣。

當他辭掉工作在家待業中，他以前的大學同學找他提議合作開徵信社，在同學的創業提議中，李霄的分工部份雖然跟他以前當狗仔隊時很類似，不同的是李霄就是經營者之一，他有完全工作上的自由。李霄無法克制心中對於冒險躍躍欲試的渴望，就答應這個創業提議。他的大學同學周吉擅長電子設備和解碼，社內的儀器都是他一手包辦，而在外追蹤跟拍的工作當然就落在李霄身上。

他們憑著多年死黨的默契，搭檔接受顧客的委託，各種案件都接，大小都包的他們不時還招來同業的眼紅，黑函恐嚇、勒索哪樣卑鄙手段沒遇過，練就他們成了老江湖，膽子愈長愈大的他們接案子更無顧忌。

昨天才完成的委託，「獵物」就是個具有黑道背景的企業小開，他們的同行都怕惹火上身，拒接小開老婆的委託，只有他們在小開老婆提出豐厚酬勞後，二話不說就接下這個委託。

由於這個小開偷腥可是精的很，爲了能夠抓到他的尾巴，兩人可是花了好大的力氣。雖然漂亮的完成委託讓兩人精疲力盡，但是看到大把白花花鈔票，什麼勞累都飛不見了。

「李先生，有角鴉飛回巢了。」

嚮導邊看著望遠鏡提醒著李霄，被這一叫喚回現實的他，也將眼睛緊湊上長鏡頭攝影機。他決定今晚心來好好享受攝影樂趣，一切雜事等明天要回台北時再去想。

九、

穎欣的新戀情就這樣告吹了，更令她氣惱的是，被情人老婆帶領大隊人馬前來捉姦，像是動物園裡的展示動物一樣的被閃光燈直拍，還上了八卦雜誌的頭條。

這令她深深地感到被嚴重羞辱。

「這讓我怎麼在學校繼續教書？」

這時她自個兒坐在吧台喝著悶酒。在發生那件事情後，今晚是她第一次離開城郊的別墅，來到市中心的 PUB。

這陣子的情緒一直很鬱悶，雖然她的情人曾在手機的另一端氣急敗壞的向她保證一定會雇人殺掉他老婆和那狗養記者，還信誓旦旦的說要娶她。

不過她經過這事情一鬧，已經心生厭倦，從那通電話之後就再也沒有理會情人的來電。

「感情要就談的快快樂樂，不要再死纏濫打。」她心裡嘀咕著。

「該拆了就拆，我可不是想要挨巴掌才跟他交往的。」

她喜歡跟不同類型的男人來往，從中享受不一樣的快樂。但是感情的浪漫在已經完全被砸爛下，穎欣開始思考要換個新電話，還有去國外度個長假變換心情。

「小姐，怎麼一個人臭著臉喝酒？」

一個打扮時髦的男子注意到落單的她，從舞池走過來，穎欣自顧自的喝她的雞尾酒，完全不理他的搭訕。

她今晚只想獨自一個人。

「一杯血腥瑪莉。」

男子仍然保持著紳士笑容，面對這種冷漠的女人，更挑起他的挑戰欲望。

「怎麼啦？」

如果一直纏下去，她會讓他「死」的很難看。穎欣看到男子竟然沒有識相摸鼻子走人，她心中決定要換個地方喝酒，如果那個人還要繼續纏，就讓他下不了台。

「諾，不用找了。」

男子的血腥瑪莉還沒有來，穎欣扔下鈔票轉身離開。

酒保帶著嘲弄的眼神瞄了那碰一鼻子灰的男子。

「喔喔，小寶貝妳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這男子就是申公豹，臉上的笑容還是充滿自信。

「我已經記住妳的『味道』了。」

剛剛陪著帶他出場的女客來這家 PUB 跳舞，但是跳到一半就失去興致的他，找了藉口離開了舞池。

他倚著柱子，站在舞池旁搜尋今晚的獵物。忽然他直覺感受到了另一個跟他帶著同樣危險氣息的人進到這家店。

循著這股氣息尋找，他看到了剛在吧台坐定的女子。穿著淺色的細肩洋裝，頭髮在吧台昏黃的燈光下映照出熠熠生輝的紅銅色。

他觀察了這女子一會兒，發覺她似乎是獨自一個人在喝悶酒。還有女子身上那股跟他頻率相同的危險氣息，是他目前閱歷過的女人中從來沒有的類型，讓他很想上前一探究竟。

雖然他心裡深處的野性直覺對這股氣息感到沒來由的恐懼，本能的要避開。可是申公豹的硬脾氣可不想這樣懦弱退縮，加上他從來沒有『嚐玩』過這類型的女人。這讓他第一次違背自己的直覺，上前跟那女子搭訕。

姿色倒算不錯，他坐近後，斜瞄打量了女子的容貌。

女子的紅髮有著特殊的香味。

但是她的脾氣挺傲的，竟然都不回話，還扔錢走人，讓他自討沒趣。而且那股危險的氣息從她走後就一直纏繞在申公豹的野獸神經裡，讓他心裡頭一次發寒。

可是不服輸的他，還是鎖定這女人是今晚的「獵物」。

穎欣原本想要獨處的心情完全被那個不識相的無聊男子打亂。走出 PUB 的

她，在深夜的街道上亂晃。

凌晨的台北東區，百貨公司的鐵門已經拉下，只有看完午夜場電影的稀落人們從附近的華納威秀影城陸續走出，大多都是結伴而行，這時候的捷運和公車都已經停駛，他們紛紛招呼計程車，或者共乘機車呼嘯離去。

從哪裡來？又將往哪裡去？

不想要自己一個人待在別墅的她，想要在去其他的夜店接近熱鬧的人群，又怕被無聊的人打擾。可是在這樣的深夜，無處可去的她也很擔心自己的安全。。

這種矛盾的心情讓她非常迷惘。

穎欣在信義新天地的中庭坐了一會兒，抬頭看著那些被綁上藍白色燈泡的樹頂發呆。

人造的火樹銀花。

裝點著對比於白天人群攢動的熱鬧，此時卻是寂寥空曠的中庭。

此時的造景全由穎欣一人獨享，但卻透著幾分淒涼。

「這些樹，真是可憐阿。被綁成這樣來取悅人們。」

穎欣露出嘲諷表情自語著。

在大部分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也是像這些人造的火樹銀花景一樣，裝飾著連自己也不適應的燈泡互相取悅、討好別人？

「小姐，怎麼坐在這邊發呆？」

「……」

穎欣聽到這個忽然冒出的聲音，雖然覺得有點耳熟，不過她高度警戒的起身要離開，完全不理睬。

「怎麼又不理我了呢？別這麼冷漠嘛。」

一隻強壯的手用力抓住正欲走開的穎欣肩膀。

穎欣轉過頭去狠狠地瞪著那聲音的主人，果然跟她心裡猜的一樣，是那個在吧台搭訕她不成的男子。

是因為被她拒絕覺得沒面子要來報復嗎？現在要冷靜？想辦法離開！

那個男子就是申公豹，他從 PUB 追蹤著穎欣的氣味找到她。從力作鎮定的穎欣表情，和她繃緊的肩膀肌肉，申公豹似乎猜出了她現在的想法，抓住她肩膀的力道絲毫沒有放鬆。

「放輕鬆，只是希望你能陪陪我玩個遊戲罷了。」

他自動鬆開緊抓肩膀的手，男子的兩頰突然裂開，臉孔開始變形，看到這幕的穎欣被嚇的轉身逃跑。

「救命阿！」穎欣喊著，可是喉嚨會好像被什麼力量掐住一樣，只能發出微弱沙啞的叫喚。

她想要逃往人多的地方，可是那個可怕的女子竟然都會快她一步故意擋住她的去路。

最後，穎欣被逼進了一條死巷。

驚恐的穎欣，看到站在巷口的男人露出冷酷的笑容，忽然身形扭曲變化，變成了一隻花豹，向她低吼撲來。

一直後退到牆的穎欣看到撲來的花豹，一時震驚過度，竟然昏倒，身體順著牆滑坐在地上。

看到穎欣原本高傲的臉，變的驚惶無助，撲向她的申公豹正在享受得手快感，忽然從穎欣身上冒出一股殺氣，有一個讓申公豹本能感到恐怖的東西將要現身。但是撲向穎欣的他已經無法煞住腳步，直直地跟那個逐漸成形的東西結實地

撞在一起。

申公豹還未回過神，眼角看到一到紅鞭向他打來，他雖然有及時跳起，但是身體還是被重重打在牆上。

他知道碰到了不好惹的傢伙，專注定神一看，一隻巨大的血紅蛇盤據在巷子裡，而且正張開大口露出尖牙咬向他。

原本打算反擊的申公豹，看到敵我實力懸殊，知道自己無法勝過對方，爲了保住小命，閃過攻擊的他，直接跳上住宅旁的逃生梯逃到屋頂。

墨影在今晚搜尋未果後，原本要離開這一帶，忽然感應到一股強大的怨念突然現形。

「這是……血蛇！？」

趕到怨念所在的巷口，墨影看到血蛇正在攻擊一隻花豹。花豹滿身是傷，在血蛇凌厲的攻勢下，只能夠在狹小的巷道內勉強跳躍閃躲。

「豹影……」原本踏破鐵鞋尋找這隻影獸，竟然在這裡遇上了。

「不能讓血蛇造下更多的殺孽了。」

墨影招出地火擊向血蛇，打中了牠的左眼，血蛇痛苦的扭曲身體。

這突來一擊延遲了血蛇的攻勢，花豹趁著血蛇閉眼的空檔，躍上了屋頂，撒開大步逃命。墨影喚出了一隻白色雀鳥，跟著花豹。

血蛇感應到花豹逃跑，顧不得眼睛灼痛，也跟著追上屋頂。

突然，四隻白鳥朝牠飛來，靈巧地躲開牠的攻擊，佈成三角柱陣，硬生生將躍到空中的血蛇困在結界裡。

墨影在看到血蛇作勢要追花豹，爲了抵擋住牠，墨影灑出四隻紙鳶，飛繞血蛇周圍形成結界，但是今晚墨影與血蛇這一會，看出血蛇的怨念又累積更多，這種結界拖不了多久。

「看來動作要快……」墨影回頭看了被困在白色結界中的血蛇一眼，對上牠的憤怒目光。

花豹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的出獵，竟然差點丟了小命。

「那是什麼東西？！這條命差點就沒了……」

牠恐懼於血蛇的殺氣，一直加快腳步逃跑不敢回頭看。

血蛇的殺氣忽然消失時，感覺到這異常的牠好奇地回頭查看，被緊追在後的枯瘦老人嚇到。

老人用令人想像不到的敏捷身手，追到花豹的尾後。

花豹直覺感應這個看起來枯槁瘦弱的老頭子會是個難纏的敵人，硬拚沒有勝算下開始加速逃走。

可是不論牠怎麼跑，都要不掉老人的追蹤，當牠從建築物的陰影中跑到空曠的停車場，忽然身形被定住，怎麼也動彈不得。

「嘖嘖，終於找到你了。你這人類，竟然懂得利用『陰影』化形。難怪我一直掌握不住豹影位置。」

老人的聲音充滿了興味，他一腳踩住了花豹身下被遠方街燈拉長的影子。

花豹的心裡不禁慌了，牠本能知道這個老人是什麼角色。

牠的喉嚨彷彿被掐住般發不出一點聲音，只能聽著老人的話語。

「不過你的陰影本形是『豹』，可見你是個性殘忍好殺的人，全身還染上相

當重的血腥味，看來已經作孽不少。」

老人從懷中掏出一支毫筆，筆端閃爍著銀色的水滴。他舉筆朝花豹身下的影子用力一畫，影子竟跟花豹分離，被老人拾起拿在手上仔細端詳。

影子離開花豹的同時，牠全身癱倒失去意識。

「這隻畜生總讓我抓到了，看我回去怎樣治你。」

他將豹影折好收到袖裡，拿出一大張黑紙，用銀毫筆在上描出個人形。

描好的人形從紙上脫落，飄到原本應是豹影的切口，自動調整大小接合起來。

影子接好後，原本癱倒在地上的花豹，忽然痛苦的扭動起來，牠的身體開始融解，最後轉換回全身赤裸的年輕男子。

「我已經幫你換了個全新的影子，你要向警方自首，好好的重新開始，莫再造殺孽了。」

老人向仍然昏迷的男子語重心長的勸說著，然後轉身離去。

十、

李霄從蘭嶼回到台東，剛下飛機就被警方攔住，被當作嫌疑犯送回台北市的警局偵訊。

警方訊問他這幾天的行蹤，原本被抓得不明所以的李霄才知道原來工作夥伴周吉已經在三天前死亡，昨天才被他的女友發現陳屍在自家房間裡，現場一陣凌亂，顯示周吉生前有跟人搏鬥過，而且他的面容扭曲，可能死前遭受極大的痛苦。他的致命傷痕很奇怪，分別是胸部兩側的兩道穿刺傷，一道刺傷心臟，周吉失血過多而死，但是無法根據傷痕推測出凶器為何。

「凶器是類似椎子的尖椎物……」法醫在驗屍報告中只能這樣寫著。

另外警方在調查中得知在兩天前，曾經委託他們調查案件的小開妻子和他的丈夫在赴宴途中車禍身亡，而且事故原因相當離奇。

懷疑李霄的原因是因為李霄到蘭嶼的時間剛好是在周吉推測死亡時間的隔天，加上周吉跟李霄才剛從小開妻子那裡領到一筆豐厚報酬，所以警方把李霄那嫌疑犯名單中。在訊問完李霄後，因為確定他在周吉死亡時刻在台北車站購物的不在場證明，警方將李霄釋回。

經過這一折騰，李霄回到家中已經快要半夜，他沒有看到銀耳，就連棲木竟也不見了。睡意湧上的他，已經不想去仔細探究那麼多，一頭倒在床上睡覺。

周吉的死，小開夫妻的死，怎麼會這麼巧合？

他的思緒逐漸渙散，快要進入夢鄉時，那股在蘭嶼不見的寒慄恐怖再度攫住了他的神經，他感覺得到一股惡毒的視線直逼。

直覺到危險接近，想要起身逃跑，可是卻像是被鬼壓床般全身被定住，他集中意志，抵抗那股壓力，他不斷想著要起身逃走。

突然他胸前的白色小布包發出一陣白光，趁這個空隙李霄的手腳能夠動了，他下意識地掙扎，竟然飛了起來，衝出窗外。

「我……怎麼會飛了！」

李霄的聲音變成角鴉的低鳴。

可是事態已經嚴重到不容他多想，他看到一條巨大的紅色長蛇，盤據在屋頂，伸長脖子，奮力張口咬來。

李霄拚命的揮動雙翅飛高，想要甩掉尾後血紅大蛇的撲咬。

正當他慌亂不知道要躲往哪裡時，他胸前的白羽斑射出了一道光柱，指向黑暗城郊的某處。他對白光的來源產生困惑，稍微飛慢了，尾羽就被伸長大口的血

蛇咬住一半，他吃痛回過了神，用力扯斷尾羽掙脫蛇口。已經無計可施的他，爲了保命，只好拋下猶疑，飛向白光指引的目的地。

快要到達城郊的空地，眼見引路白光射入前方透出昏黃燈光的破舊鐵皮屋中，可是他的力氣漸漸耗盡，速度越來越慢，後面的血蛇漸漸趕上。

他擠出最後一點力氣，向上天祈禱著，奮力撲進鐵皮屋敞開的大門。

「我接到你了。」

全身虛脫的李霄，看到眼熟的老者面孔，踏實的安全感鬆開了緊繃的神經，他在老者的懷抱中失去意識。

「時機已到，辛苦你了。」墨影輕撫著李霄身上的亂羽，將他輕輕放到身旁的桌上。

屋頂發出沉重的敲打聲，然後整間房子開始被大力搖晃。

原來是想要隨李霄追進屋內的血蛇，一頭撞到佈在屋外的結界。不得其門而入的牠開始遷怒攻擊屋子。

墨影結出手印，口裡喃喃念著真言。

屋子停止了搖晃，屋外傳來了嘶吼聲。

他步出屋外，看到身長六米，身如水桶般粗的巨大血蛇被圓形的陣法拘束了身形。

「嚇，經過這些年，怨毒竟然累積了更多。」

血蛇的眼睛瞪著眼前再度將牠困住的糟老頭，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墨影可以看到熊熊的怒火在牠細長瞳孔中燃燒著。

他深嘆了口氣，結起另外一種手印，念起伏魔咒，咒尾大喝一聲：

「速現原形！」

拘束血蛇的圓形陣法發出金色的光芒籠罩著牠。

血蛇發出巨大的哀嚎，痛苦的扭動著身軀。牠的身體在金光的照耀下逐漸融成一團大紅球，從紅球的中心出現了一名緊閉眼睛的女子。

墨影看到女子的出現，似乎早已料到她的身分地低聲喚著：

「琉兒。」

女子聽到這聲叫喚，原本木然的臉龐浮現出糾結的表情，這兩個字對她心裡的敲擊像是用力插入的鎖匙，要將令她痛苦的回憶解封。

這兩個字，久未被如此稱喚的兩個字，是她的名字，是她早已拋棄掉的一切。

墨影看到女子的眼睛仍然不肯張開，但是表情縱變，曉得女子聽到了他的叫喚。

他靜默了許久，在腦海中索尋些什麼，終於開了口：

「我對不起妳，琉兒。」

女子沒有反應，墨影繼續說著。

「我知道妳心中對許多人的怨恨，其中最多的就是恨我，恨我把妳推進了萬不復劫的深淵中。」

隨著話語的吐露，深埋在兩人心裡的共同記憶逐漸被挖掘出來。

在台灣的荷據時代，墨影還是少年的時候，本名柳葉，在一當地望族的族長家裡爲僕，在那段時間，陪他一起成長的就是琉兒。

琉兒的母親原本是當地望族族長的女兒，因爲荷人據台之初，漢人多所反抗，琉兒母親一族是當地的反抗勢力的首領。荷人用先進武力討伐這些反抗勢力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琉兒的母親在家族勢力潰敗下，被擄進了荷人陣營。

她被士兵恣意強暴洩憤，傷痕累累的被釋放回家，面對著家園的殘破，父母的逝世，族人對她失去貞節的羞辱，讓她受傷過重的心神終於崩潰，可是肚子卻一天天的隆起。

琉兒的出生，是不被祝福的。只有她母親的奶娘忍受著街頭巷尾的冷言冷語，將她同視己出地拉拔長大。琉兒對母親的印象非常模糊，只記得四歲時她吵著奶娘帶她見親娘，奶娘禁不起她的哭鬧哀求，將她帶到她娘面前，她記得那時候娘正坐在床前，癡笑著抱個布娃娃。

琉兒開口喊的第一聲娘，得到的卻是打罵。

「滾出去，妳這個紅毛鬼子。」

她娘抄起手邊可以拿到的東西都丟到她的身上，邊罵邊趕著她和奶娘出房間。她一直哭著，哭著，在奶娘的懷裡哭到睡著。從那時起，她就沒有吵過要見親娘。

等到她長大了點，看到其他孩子都是黑髮，自己卻是紅銅髮色。那時她也聽懂得其他孩子對她的嘲弄，她才知道為什麼她娘這麼對她：因為她是野種。

只有柳葉願意跟她一起玩耍，也許是同病相憐，因為墨影自小也沒了父母，是靠著親戚的介紹到這家裡做僕人。

原本兩人從小時候的青梅竹馬之情，漸漸轉為細綿的深切情意。但是礙於身分之間的懸殊，讓柳葉和琉兒只能夠在眉目流轉間無言的傾訴真情。在柳葉長成十八歲的青年，他的靈師現身指導他，當他獲知自己所負的天命後，明瞭身負重任的代價就是必須要為了救濟世人、犧牲小我。他跟琉兒之間的感情，成了一段讓他最割捨不下的塵務。而且他的天命重任，是暫時不被准許跟其他人分享的，包括琉兒。

同年琉兒也滿十六歲，原本視她為家族恥辱的族人為了要進行家族聯姻，再度想起了她的存在，也一併為她找好了一個從未謀面過的夫婿。

琉兒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求柳葉帶她私奔，柳葉很想要實現琉兒的要求，他也不希望看到心愛的人嫁給別人。可是知曉天機的他知道這是琉兒的註定命運，柳葉當時沒有忤逆命運、改變命運的勇氣。

柳葉選擇在預定迎娶的前一天，他藉口到其他縣城辦事，逃避琉兒出嫁的事實，他不要看到她的悲傷、無助、失望，同時不要面對自己對於命運的無力感。

在琉兒嫁過去後，柳葉就沒有再見過她，只能夠偶爾從街坊中知道些許關於她的消息。柳葉知道琉兒在那家族過得不快樂，可是對這狀況卻是無能為力。雖然這個時候柳葉已經有本事可以救濟世人，但是他無法給予琉兒這樣的關懷。

柳葉最後得到關於她的消息，就是琉兒上縊自盡的消息，那是她嫁過去的第三年。

原本柳葉預卜琉兒的命運並不是如此結束的，他上問天意，才知道原來琉兒一直懷著對他的不諒解，和對世人的怨恨，對自己命運的咒詛。性格剛烈的她，一再反抗對她施暴的丈夫，最後終於忍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丟下一雙年幼子女選擇自盡。

十一、

「在聽到妳死後，我非常內疚，不顧靈師的勸阻，我拋下肉體，私用了能力進到地府想要救妳，可是看到妳的身影就在面前，我就是追不上，一急就喚了妳的名字，但是回頭的眼神中充滿的哀怨和憤怒。」

「後來靈師把我抓回送到神明面前受審，因為我犯了大忌，擅自干預生死，神明們將我交給了我的直屬菩薩做發落。菩薩罰我要先在內疚的業火中受苦，等我自己滅了業火後，再繼續被我拋下的任務。在任務完成前，我必須一直留在這一世裡面，不能超生，也無法轉世。」

「在業火的猛烈燒灼下，只有靈體的我也能感覺到全身的熱苦。當我撐不下去，想要放棄時，天上就會落下甘霖雨暫時治好我的苦痛，如此反覆不知過了多久。從剛開始的痛不欲生，後來漸漸領悟了一些事情，內疚的業火竟也慢慢退去，最後一抹業火息去後，囚禁我的黑暗空間開了一扇門。我走出門後，身後的黑牢縮小成一團球浮在我的掌心，我知道那是我的陰影，但是陰影已經被淨化，在這團陰影中開始醞釀著光明。」

「我原本的肉體已經在土中腐朽，但是我必須停留在這一世裡，不能轉世求得新肉體，我只好利用剛逝世不久的空殼。在那麼久的歲月中，我漸漸摸索出一套獨創的術法來完成一件又一件的工作，可是我並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算是菩薩所示的『任務完成』。我也有向鬼差打聽妳的下落，才知道妳逃離了枉死城，不知所蹤，連地府的追兵也一直找不到。」

「一直到那個時候，一位跟我交好，知道我的異能的凡人朋友向我求助。原來他拋棄了一個女子，此後他就不斷發生事故，而且還不斷夢到一條鮮紅長蛇啃蝕著他的身體。那個時候我心裡知道是妖物作祟，就佈陣困住妖物，逼牠現出原形之後，赫然發現竟然是妳，我相信不會弄錯的，那個靈魂波動就是妳。在我無法定心下，血蛇掙脫了衰弱的陣法。」

「後來我才明白，我要完成的最後任務就是渡化妳，親手了結我催生的妖物。從那時起，我開始追蹤血蛇的蹤跡，發覺到原來妳一直依附在妳的怨咒上，藏在不斷傳承的家族血脈裡。難怪地府的追兵和我都沒有辦法察覺妳的靈波。可是妳一直要向不忠的男人復仇的執念，在累積許多負面能量後，讓妳和怨咒結合變成一條蛇精，開始攻擊和吞噬對方的靈魂。」

「那你說說要怎麼渡化我？」琉兒露出冷酷的嘲弄笑容。

「爲了能夠完全淨化妳強大的怨念，把妳的靈魂拉出來，我想了好幾種方法，最後用上了道家的觀念。」

「簡單來說，道家的太極，黑暗和光明相應相生，互相平衡包容。從這裡我找出了淨化太極陣法。爲了蓄積能夠淨化妳的能量，我蒐集人類的影子，即使只是剪下一小片影子，也蘊含著無限光明。只要是人心的陰影，也能找出這兩種能量儲存。」

「終於讓我等到了時機，可以彌補我犯下的過錯。」

墨影露出欣慰的微笑，腳下出現光芒開始擴散，他那衰老痠軟的身軀頹然倒地。

但在身軀底下的影子和光芒開始快速流向拘束著血蛇的圓陣。

黑暗和光明兩股光流在圓陣裡面開始分合又交融，地面逐漸形成太極圖案開始向天空發出光芒。

「不……不要！」

琉兒發出慘叫，受不了這兩種光芒的作用，不斷的將她體內的怨念抽出淨化，這幾百年來她累積的所有記憶都被翻湧出來，甜美、悲傷、痛苦、失落、高興、憤怒，許多被她拋棄的情感一一被喚醒。

「謝謝。」她的淚水開始不斷的湧出。

黑色光流和白色光流交織成透明的霧狀發光球體包裹著逐漸縮小的紅球。

紅球被淨化完後，整個陣法也漸漸消失光芒，昏厥過去的琉兒被輕輕放落地面。

此時的快要接近天明的夜空被第一道光劃破，晨曦照射在琉兒身上，再度出現的墨影恢復成青年模樣，抱起了琉兒溯光飛去。

後記、

李霄醒來後，發覺自己全身光裸躺在床上，可是他想不出來自己昨晚做了些什麼。後來他關掉徵信社，當起全職的生態攝影師，旅遊到世界各地。

穎欣在血蛇被淨化的那晚過後，隔天醒來的她充滿著一種新感覺，彷彿甩掉了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她的人緣漸漸好轉，也跟以前疏離的好友重新聯絡上，在心情上不再像以前那麼的寂寞和孤獨。

而申公豹醒過來後遺忘了他化身成豹的經驗，但是對於以前所犯的殺人事件都還記憶猶新，他在良心譴責下，向警局自首自己的犯行，在接受審判後，進監服刑。